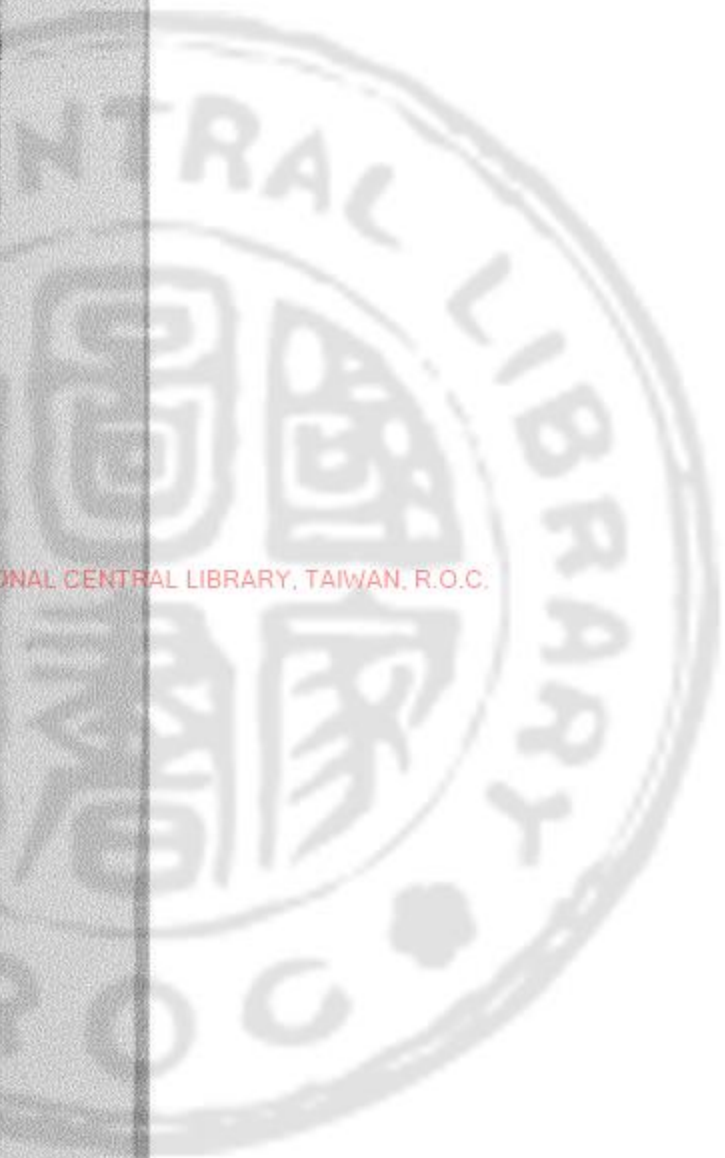


讀書鏡序

私嘗恠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
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
生及閱其**次第**節孝諳理出處
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



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
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鄙
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
之士不乏揆天繡雲雕績滿目
如小兒泥羹塵飯不當飢飽雖

多奚為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筒
作讀書鏡十卷為世資鑒天下
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
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
築岩釣渭者非必事、經歷閉

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模索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目其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

辟蘿而論次俱當世闕切之語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老氏曰不出戶而闕天下以此哉余兄弟暨友人元發雅有同好故刻而公之

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讀書鏡小序

自訓詁行而學士大夫日馳染
烟墨經濟之末諳比其臨事輒
不解圓轉如意世匪乏守繇穢
眇也華亭陳眉公條然雖垢頽
心於林徒雲客之間宜其關口

一切世法固不用世而能用世
作讀書鏡十二卷日新富有
以蓄審切脈按理以情審寢
刺譏諷以名理審譬言之設樂
家金石既懸八音在御目調手
形調神時調境而後搗者擊

者歛者拊者襍然中窾人始
破顏笑也今眉公以是為文字
禪直從水心淬過衰不盈咫已
盡具奇衰好醜通閭歌霞根株
利旣種策勛吾友沈仲貞又能
公而布之秕俗陷累今見聞

言書錄
者靡不折骨降心窮涯而反吾
師乎吾師乎昔人謂俗人不可
為大臣俗士不可以為史今讀
讀書鏡其所詮次位置豈盡
枕中鴻寶秘然而成是書非仲
醇不能則才備而識即也是

書初成名人鏡錄更今名亦
自仲醇云

秀州范明泰撰



題陳眉公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宮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
今人雅慕讀書恒貴韜錦賤若柯即
下睫了了於箇中真實未激涓沫何怪
鮮補世用仲醜以文霸海內尸往古酌
寸心券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

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溢咸得懸而解之其所述著大既未什七經世什二規畫什一起畫片言緒說俦非挽江河之趨慮稀韋之波哉秉為畫鑑炯然莫遁矣諺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鑒使然也予爰是知仲醜胸若武庫筆無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為書軸何故縱橫

押闔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夙受知仲醜欲懸是鏡以範世之讀書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贊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曾序十竹齋鏤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草菅余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谷在司鑒者而益我貴倘迭按劍乎

則仲貞自為前驅矣余幸心無睫

庚子嘉平月顧佩

書於漱石齋中

自叙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常聽司
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吏
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
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

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
時才異日能事當自知之大極文
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
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於求
漢史一觀公私無二何因取架閣陳

年公案及覆觀之見其枉直乖
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
無所不有且夷陵其遠福亦尚如
此天下固少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
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在

共聞此語莫不歎服我

朝李康惠公承勛為刑部屬林見
素公為會都謂孝曰昔三原王公
在南都甚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
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注東門

下今吾門深察室吾不能屈已耶
何賢者之不至也孝因問曰公今所
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安貝太宰楊應
寧司諫楊文震請各問所長曰某
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對於某請問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悚
然孝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
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
所短亦在是乎林亦歎服夫天下
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

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
脈吏事如藥方知脈審方然後國
家之沈痾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
識病夫之生死不辨庸醫之是非
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拘以速禍是果

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
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
須要講明學問吏事此愚讀書
鏡之所以作也陳繼儒書于漱石
齋

讀書鏡小引

世人號稱讀書者梯崖旋淵
徑方軌左屈門下竊臆朕一齋
者亦輒以辨香遙致千古而不
知古人往矣則未有當吾世而

有陳眉公先生也者先生今之
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人也先
生日提不律吐花玉舌烟霞珠
玉供我指揮而走我麾下名山
千秋輝映兩曜先生文章大笑

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
先生漆鏡洞開遇形觸物無不
朗然故讀其書者若攬其鏡
之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
事隨在劉覽各得意去則豈非

人倫之鑒而却鄆之梁肉執客
歲吾家貞卿庀材鳩工雪廬飯
園曹出而同余校讎雜陽紙業
踊貴矣會有嗾之者貞卿乃顧
苗幕下高千金遂以荒年之穀

而竟致陳之乎夫先生之言吾儕
美容人鏡也世不乏磨磚者即一
知半解尚豔于得先生之鏡而
鏡益扁則仲貞今日之役斷不可
已矣仲貞閱覽博雅其家多藏

肩公抄書故其增訂為確勒成
客笑謂余曰蜀王宗壽得鐵鏡
晦不可覩一日見青衣小兒卅角來
訪曰鐵鏡神物當見還宗壽出
鏡与之光采陸離長揖而去審

是則眉公之鏡汎不至與匣俱塵
矣即不見還而水心明鏡其能禁
仲貞之爐錘乎哉余笑而不荅第
并記之

繡水張昞元發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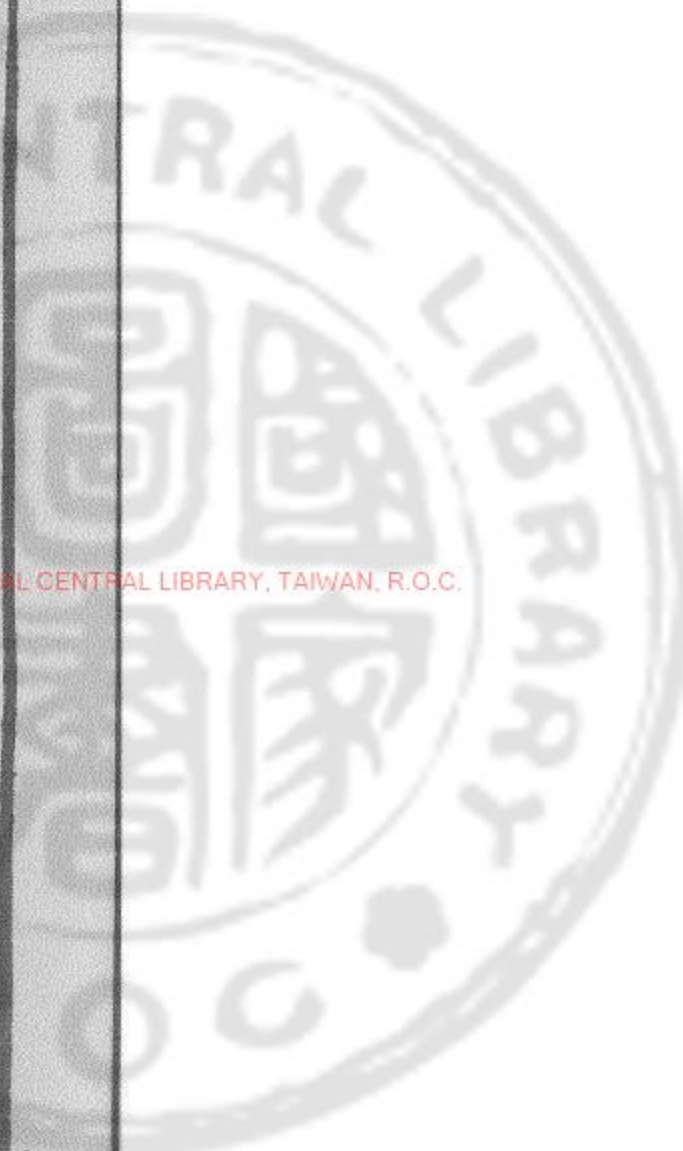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沈豫昌沈師昌仝校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沾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譚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



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歿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皆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

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礪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娑歲月若簞口皮眯心目橫索錢米恣逞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真之罪也嗚呼士傳言廢人謗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

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

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

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閒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媪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墮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

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遠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可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

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銖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岫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洲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非酸措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

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魯謁華州李相不遇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

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鯨魚百鬣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兮詞以貽之

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應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粉內嚴承制范元時爲黃蔡門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之辦行競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爲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邠愔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温借疾

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以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慙致疾吾死
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情後果哀悼門人呈之
皆與溫徃反密計惜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
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
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
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
藉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其閹

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
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
爲丞相故人高智請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
被賀然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
有之弘大慙賀言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
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
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
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遜先
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

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日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與遂使歲寒之盟殞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

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宋高顛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脩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

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畱守北京

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畱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矢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旣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

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挾長當松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非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秘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歿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

詩書金 二ノ卷之二
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

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鄒志完弟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景以史官辭撰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此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書金
二
卷之二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張昞

沈元熙全校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
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
口曰磨甕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
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
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
深斲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

言言金 二ノ九ノ二ノ一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

田文問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
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
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
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旣資其衣食溫飽又當
尊敬之久而不勗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
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
緣得佳士執麻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

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
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譎面諛者
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
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衛茲弱寇與同郡 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
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誓呵減價
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
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
垂名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

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抵情爲欲根儉爲福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爲一擲百萬之劉毅有惜福之雪峰然後能爲竹頭木屑之陶荊州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不苟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爲君子楊畏

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爲小人昔衛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徒言不便者而難徒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胷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楊畏當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爲獨立鶴母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母汎汎

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膏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溫叟之生也其父

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畱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膏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覬之

言言金 二ノ卷之二 四
悉焚燒宜語遠近負二郎責皆不須還王廟好
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
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
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
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
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
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
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

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
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
之詎御史排擊而去吳顧雍爲人寡言動靜特
當孫權亦歎服之每飲宴左右嘗恐酒失爲雍
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王嘗曰孤
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
嘗防識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愿

言言金 卷之二
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外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僞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脩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

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
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
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
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爲監察御史權御史遷
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
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
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
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
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

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
時文政爲叅政語同烈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
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
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
不爲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傾惡此
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
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
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爲輕而其漸
人臣亦必以言爲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

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鶻唯恐其不在靈圖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讒言煩興交亂四國嘵嘵爲百舌鳥則不可也司馬允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

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于園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元明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

眼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鷓鴣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

傳畱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
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
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
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
遜謝日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日居大
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
妨賢路寧無愧乎入辛馬上踏踏再三日某屢
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

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日罵汝彥國日恐罵他
人又日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日天下無
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日忍
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
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
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慶二字蓋相地道
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
蝦蟇禪一跳卽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于逆旅風雨暴

詩書錄
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
爾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
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
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揚州
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
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
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
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
呂其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末章云挑盡寒燈夢
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
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
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
旣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
可輕也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暑錄中間紀
蔡元長事多稱爲龔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
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

自其廝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叅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宥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之顧

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費慧 沈師昌全校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
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
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
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
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
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
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讀子瞻爲司馬溫公

神道碑言上卽位之三年人人自重耻言人過
夫公當熙寧構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
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惧哉然則彈劾可已
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好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
不容若容大好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叅政知鄧
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間冷嘆贈老僧詩曰憔悴
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
還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言躁進有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
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
公愷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
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
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
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
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
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
足慮也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鶴未

成躍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躁
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且趨進揖遜之成嘆
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
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
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
孔爲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
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
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

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血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
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
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
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巨云憶
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
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
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

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
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
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青座主歸過于已
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
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
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
語于衆曰文仲狂躁乃社園賈誼也客有舉此
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

再行舜趨以踽踽于鄉是杜園賈誼又欲作熱
熟顏回何其不易簡也余曰此語不詳就中亦
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
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
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之子駿
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
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
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當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

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亾人家亦不
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醮
倫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
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鉄杵表
酷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妾入巧言纏愛紐情
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饑飽出入
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
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
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

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
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究著市朝祭祀絕而
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
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嘻危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
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
丘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
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熏習子孫如此後世
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賣平天冠者其誠未之

思耳

陳後山携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
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
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
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
就坐取筆抹處連一二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
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
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尅舉之
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

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
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
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
人休論世上景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
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
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
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
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頗猶
有當時舊冠劔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

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
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
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
爲非汝輩進脩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
緣而常結惡業故虚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盛
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鑑孟熙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予從祖兄
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余嘗
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

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賓護却盧家郎竊賣
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
子吉長所惠閻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
律近世持玩好之物貶人者貪忍之輩一目而
覷覷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
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
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
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

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輔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輔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輔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

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而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已任此其短也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
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
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企
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
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殺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鬻度一僧
劉貢父歛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
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
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故自擊數人矣豈

非壞了乎余以爲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
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唐河東節度使王鐔賂雁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
門下曰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
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
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
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
詔欲以劉氏爲貴如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
奏曰但道臣沆以沍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

面相可否後世則遺黃門下審命而已故施乾
揮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過乎余曰此已
輸格心大臣一着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
卽藩沅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動
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
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
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
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

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棟妾姬以娛聲色此
帷簿之瘴也一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
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
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
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
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
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
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囊隙如此不過同東耳

於公無所益已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
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會曰君不聞宋子京之
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憐宋之
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居之其
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
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有廣
營產以植私多後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
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
何足較耶許亦赧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

從官與東坡爲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
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
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
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
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于軾恩德厚矣朕
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已助自謂得
計罔有悛心若譏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
言誣詆聖考垂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于行
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

寺矜詭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耻尚屈彞典止
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
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
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憖係爾
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度副使惠州安
置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
身而乍賢乍佞乍炎乍涼人情閃倏一至于此
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喜歐
陽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
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
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
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
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
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
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
人吁三子聞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金
文
字
號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王體元 沈從先全校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推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邪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黷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黷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

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惧其生
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買爲之
嘆服唐王起敬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
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者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
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任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
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弃其
平生者多矣以至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
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
前語醍醐番成毒藥

王荆公亦有痛恨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
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
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
賜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
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
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于行不知引薦者
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耻爲
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
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戾及

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斥寧法旣而復爲巷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荐一人則焚香捧表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荐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旣荐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荐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少替公敬納焉余嘗謂人臣荐士與薦賢同然醫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荐者不復慎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荐益又罕矣此非特爲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爲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有士人虜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

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
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
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
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
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
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
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
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
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

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
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
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徃徃有豪傑須
是大着眼寬拄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
生鬢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
拘攣寸不累中腸慘懺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
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籜寇徐延之云非身處老
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

言金 卷四
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
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
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
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
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
之作詩云劔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
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
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
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

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嗚命千里親老不護從甚
則倚廬陟岵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
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
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
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
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

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爲名臣夫錢明逸以翰林爲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簡肅以民事爲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郎君胸中若使具此公案則未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消而已出秘書者怨尤之念自泯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

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翊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

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手
妻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
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台竹馬遊戲以至駘背
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
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
通耗問遇于途則耻下車闕于墻則思角訟結
異姓爲弟兄迎讒夫爲上賓家衆操戈野鬼瞰
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便鞭

門幹玄忘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字德曹爲壽春
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
醉不能見苗愧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
墻下旦夕射之于嶠往見趙鳳鳳辭以沐髮嶠
詎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吁何其甚也昔
胡存齋叅政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皆願見之
公每患閹人不爲通是日不出卽懸一牌于門
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詈公其見夫
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臠以饌餽丹徐噉之上

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
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羨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
寶具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公之侈
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趙韓王宅園謀畫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
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肩
鑰爲常歲惟廝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
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

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善乎
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
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
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襍人不堪其憂余
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
又何不堪其憂耶

人王宮闈之中少有偏墮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
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張子
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

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闔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于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爲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

言言金 卷四
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乘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藉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姑以八十爲幸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于饑寒而常死于財貨可笑也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仲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仲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仲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闢

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
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
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閹吏適報事范
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
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
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
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
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
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

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
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
錯間時得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且如此况
其他乎故于滢濬之笑樊佃可以知將于閹隸
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
知杭州初英宗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
定矣旣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
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

言書錄 二卷四
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爲
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
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鑒歐陽脩亦啓曰或
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
字卽不會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
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
辯真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
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
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

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
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
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
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
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
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卜者
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
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
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

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
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徃來亦曾
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
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且曰臣不欲因此
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
却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
再取其狀且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
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
人而爲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

而爲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于小
人君子之間而爲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
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爲窮究
則庶乎羣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寃單歌謠
謗帖皆不必論其真僞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
炬豈不爲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四 終



詩經
卷四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沈豫昌林有聲全校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叅政議立皇嗣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

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小人如陰釐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

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權笑有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隙劉承雍亦常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縮衮皆權第衮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衮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

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
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
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
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
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
嘗官于觀州龍宮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
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
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

不驗夜卧念日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
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潮
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
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
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
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
後世嫉賢如讐諱文若祟豈別具一肺腸耶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
其有與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

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二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

耳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曉曉只爲不過蘇邵兩先生鑪錘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

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
絲絲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
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
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
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

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編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

省蕭正字藍田楊士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日夜得一士且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

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多矣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不聞有睛不轉有口不噓有手不援此詎可令香山眉山兩長者見也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

極口攻之則是與之脩怨何取其爲明哉玉真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譖人翩翩晉夫喋喋非有真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真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真大人相也

吳文肅公子環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爲賢者公曰此人氣

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
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
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
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
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
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
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
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
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

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
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意味做用世
語便是古大臣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
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
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
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
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
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

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
魯直荅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
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見曰柔奴
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任京師定國南遷歸
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
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
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真可謂炎海變清
涼也

曰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
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爲造物者
肯兼與之乎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
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
成有物歟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甚矣
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
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竭
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噉名不如逃
名遜名不如無名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
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
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
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
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
吾乘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鞠詠受知于王
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
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
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

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
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
爲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
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
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徹知已最深悠
悠道路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
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
世變餘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

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范文
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
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
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
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
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
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
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
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

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
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
園東窻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
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
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桂懸香
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
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喜讀叔夏詞
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
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正不必如

言書錄 卷之五
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守寺
真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
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
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
劉歆劉恕同在館中劉歆一日問恕曰前日聞
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
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歆曰丁方判刑部子得
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歆曰我

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
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于丁歆初
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挺
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
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
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蓋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
排不遺餘力卒致宣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
之上言橫行楮豈宜以媒語抵罅人如劉歆黃
魯直可鑒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

今余謂卽善虐二字亦可抹撥去東坡好戲謔
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
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
一二畏友東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
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
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
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
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不恭亦不

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
罪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
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
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荅其後子
自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
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
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
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
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

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
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
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
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
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曰
此謂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凡家庭鄉
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宣
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千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

乃今知免于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郝詵以自
代後詵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
言而重之嗚呼此宣子崔洪之所以曠絕一世
也雖然門生之干舉主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
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含沙之矢安乎不安乎
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
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
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

階足跌踣勾陳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而退夫古人之待舉主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畱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畱意東坡曾傷于虎老更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若使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臧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違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聽言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顛倒
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
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
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
得而不厭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五 終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包衡 范應宮全校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二一則爲
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
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
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爲議論不相
入而起者鄭畧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
碎硯王繹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是也一
則爲奸人挑之以速其鬪而起者唐李紳爲

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豈爲已哉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

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窻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縮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輪牖下老人一着也

東谷云造化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

閑天地之間幾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不知其機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殞者有矣又有築舍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于于時求進之牘囊篋鎖鑰惴惴于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

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夫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以滌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翦惰習

太尉韋雋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

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
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卽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
言也惟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
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吁二子聞此言可
以瞑目矣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廷堅魯直作艷語
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
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

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
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艷語難直至
兩處皆刊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鍼人也
宋萬歸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
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
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
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
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
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哉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
儒者爲帝師而諂奉董賢留蹇炎以狀元宰相
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
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迥然相絕者唐來文
濟父護見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
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
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

種耶顧子孫何如耳

王右軍諫殷浩北伐書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
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趙子昂論至元
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宋杞
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楊載
縉子昂曰知其書畫者未知其文章知其文章
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
宋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范
文忠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

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
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
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
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
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曰韓范
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
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
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
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暖

昧之事輕加污讒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
亦薄所借者朝廷大體耳傅獻簡公言以帷箔
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
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
無忍乎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而
避之况據無影之事形于奏牒之間深鑿至尊
黜辱士類此小輩詬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
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褰裳而蹈之哉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

言書錄
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
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荅其意耳江
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
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
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
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
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
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
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

今亡已夫

牛僧儒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
門戶柳仲郢先爲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爲京
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
不如竒章公門館衛公深嘆其無苟同楊綰以
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于
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
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于心足
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佞客

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章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足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

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鞮黃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以嗔作佛事若章丞相便是風墮羅刹鬼國耳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旣與父相軋浮薄者復問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南入遽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

言言錄 卷之六
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矚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易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子也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

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旣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羗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卽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邛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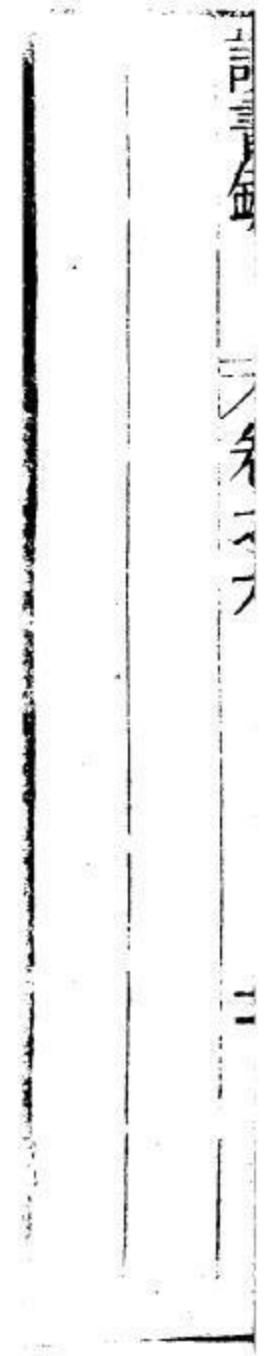
言言金 卷之六
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
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
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旣平其國
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
召入謂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
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
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
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
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
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
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
日青衫遇知已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
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
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
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
若今則弁髦蒙師寧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
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綜博則澤鮮由淺而
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世
卽百嘗譽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必損我
之皮膚若素無包畜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
卷贄人且甚有哀刻以希遇者此欲迫得名耳
而反爲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慎鄭光業兄弟
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
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卽
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熙載性好謔浪有投贄大荒惡者熙載使妓
炷艾熏之俟來卽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
何多艾氣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往
以此愛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白賁無咎而
少年輩鮮有省余語者苦海波瀾艾丸熏燄何
時是息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 終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著

橋李王體元

王體國仝校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間立本
應旨畢邊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
青見知躬斷後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蔡允
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敎官人恭
甚耻之韋誕奉帝命書匾以龜盛之輓轡而上
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顏肩盡白戒子孫勿學此
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俱伎藝見稱一

則俱同濟員忌一則俱中官權幸以此漸熾又甚則人奴賤肆展轉暗托溷落名號遂爲終身白璧之瑕故唐浣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而飽詔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日用盡又撻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

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葢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

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
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
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
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
養壽也醉醴飽解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
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
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
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
公有清鑒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
之士嘗曰彼鶩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
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
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訪
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
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
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

用人則真才不爲虛名所奪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抑之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濟坐贖當然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

犯當殺卽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
可辱也 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
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賊反爲所誣朝廷命
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
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
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
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
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
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豈

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
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
耳乃就繫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
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
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
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
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
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
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

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
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
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
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
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拿某
可斬耳

張浚自淮西歸與鼎同在相位以招採賢才爲急
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呂頤
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

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願浩奪其朝權上頗覺之
乃下詔戒朋黨大丈夫要須于此處見得分明
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轂是牢籠不然藏舟
于山夜半爲有力者負之而去安用名爲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
神他年枉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
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過春秋每恨無因到上
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卧林丘余嘗聞
前輩言世廟朝通州中男急怒大司馬丁公汝

夔置之辟當時縉紳見而嘆曰仕途之險如此
有何宦情其中一士夫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
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個還須
做他吁若此八雖日以文正文靖之詩告之亦
復何益富貴之能迷人如此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
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
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
屎糞疆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

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姪慙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
詩云此波溼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艷然作色
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
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
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
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
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
不畱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

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
奇偉尚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
于容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
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
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佗文不至蹇澁
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
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環視百出輒復悲吟
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
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

終不能奇李賀毋責賀曰是見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

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檜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已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爲吏最忌作備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

唐書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我朝各鎮成
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
木實名椹梲內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
甚香其味酸澁以蜜制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
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
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南
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
常熟之民其爲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歎注云
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

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
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興厲階且至壞人
品故曰無爲福先無爲禍始

范鎮勅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
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
命也夫使天下受其言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開元末壽星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裴積陳申
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

日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
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議止不拜
夫古之諫官退不求名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
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屢望九遷者吾不
知其何

曹州于令儀市井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
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
苦為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為
邏者所獲畱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為良民孔寺

丞牧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
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
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
溺即為製橋盜漸不復渡魏公一日至諸子讀
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
以綸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歿于此何
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古人
青瑣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
以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

言言金
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
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
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
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
爐也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泄並有文翰列居清
要每私晏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
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
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

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
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
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
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
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不着於物而廢之
矣唯用形以應物而經又有天人禮枯骨者偈
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
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

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偈云因這美皮囊波波劫劫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白業鎚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碎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人用斧斤用之而善則爲善器用之不善則爲惡器故爲天人者用形骸者也爲餓鬼者不善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禮之鞭之亦何益若吾孔子之廢心而用形又

辨形骸俱化矣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荐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晏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詩言金
卷之一
三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
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
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
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
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
舊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七

終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著 構李林有聲 包衡全校

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毆血吐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

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
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
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
劔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
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元帝優游不斷闇懦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
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 宗社幾危主德日
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
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于從船從橋

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
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
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
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
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
儒生正爲此輩天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
人主厭以爲瑣俱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
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

繫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
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朝沈彥性
去曹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
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
未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
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
士共誚其所爲彥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
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還康遂于吳
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

此何不可若纖音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
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
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
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尚書和適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
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
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
虞卿與元禎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禎僧
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

言金 二八
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
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
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
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
去再除同知刺史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翺
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
狼穴可也况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
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

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
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
當時寢罷偏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
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富弼素
荐王安石後爲趙濟言弼沮革新法落職判汝
州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
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
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
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集知貢舉院盛

三才圖會 卷之八
四
荐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
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其惡其人檄以出自此
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
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者病多故用藥不至孟
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
少者則爲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
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
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

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
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
討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
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
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翼日
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
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
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
納減死者數百輩歸融唐文宗開成初拜御史

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旱魃之說捐俸之例尚可止也

楊用脩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

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東坡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軾再拜近得秦中故

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

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歿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婦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

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上冒左右無任戰越又與孫叔靜書云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百

里來相勞問至新真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於彼守令得稍脩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知有范氏之麥丹而不知蘇公之急歿者至此文人無行托言狂簡如此事其可簡耶

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
此咸陽東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
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
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
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嘻
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
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賈之書者幾希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卽閉省東
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迥爲相丁謂擅權至

除吏不以聞迥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
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
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
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爲
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
處分其體執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後世閣臣
惧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惧權貴之名不
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部閣
矣是權也其將安歸乎此不可不爲深長思也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絕飲食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

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謂死遲於王皓也乃對使者仗劍而死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

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露光耀采
韜養不密或爲鄉曲見推或爲邪人橫劫從之
則違曩心抗之則撓奇禍至於漆身抉眼亦良
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其惟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
李邵諫曰竇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
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五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遣之邵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
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

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
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黍骨溝中矣
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唯恐其不多
也及其露也惟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爲阿附權
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邵所在遲留
猶稱高手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
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
賊功垂就令致問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

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袞鉞之任乃携妓妾輜重慢藏台容行于虎狼之都三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甚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教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卻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輒使人誦止曰與爾曹同鄉王吾不能過里門下車爾曹起耶民等愚史公猶倪公是以是虞其怒也御史內言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

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持以衮服裝成貴賤
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擬發直長呵叱父老聞
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乎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略細故而帥府多辟置
故相牽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
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不不幸陷于過
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溫公在朝欲
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
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自甘爲小人在

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沈忠敏
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
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
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
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嘻古今脫
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
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相印之後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
辛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劉孫用事毋皆影

附大人小隆意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
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
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
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璩之解釋琳之
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廷宰相政當罪止
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二耶孝武時戴法
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
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顛之獨不降意
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

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往虧雅道無關得喪
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
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
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
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
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責取
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
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
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

言言錄
卷之
五
五
幾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
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
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人之事心氣平形
跡泯是真不爲權貴所動也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費慧

徐潘全校

陸務觀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
暴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
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天東野窮
王川生宮不挂朝藉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
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
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
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逆于未死

之前矣此木蓋將禱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
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說焉
然則後生詞彩絢然宜洩太盡者蓋甘露之類
也客曰功名亦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
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知也杜工部云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
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故匍匐焉
求信于人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

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關事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
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
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
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
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范祖禹除右正
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
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
也夫故人位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

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誦葬功德遂
移漢祚積漸之勢夫豈在多歎美之士可不慎
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
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
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末與軍助教而已
狄梁公會孫飄泊岷漢于謁王侯宋相三李文
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
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

裔竝居餘于無一人在仕庶者而正文靖沒
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
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
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
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
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
衰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
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
上視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

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往往設病相
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貴耳
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
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蓋半甕天
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書一通
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命不堪命
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
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

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
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
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
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
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攜章之士盡如
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諸葛亮所與友善者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
任俠擊劍嘗爲人報仇白晝突面披髮而走爲
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位柱

維禱之擊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
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
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
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
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平中中州
兵起乃與韜南容荊州因與亮交焉周處少孤
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
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
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

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
蛟入吳尋二陸孺志爲善築臺以讀書任爲御
史大夫後死難諡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啣蹶
千人之英性必跣躄今輕俊少年一杆文網遂
爲鄉愚所唾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
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焉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
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
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

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

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况退而著論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

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張忠恕
言近世險佞之徒于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
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意
厭惡之心則是今言者望風見疑此爲國之禍
毒也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
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
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故
曰君子之論人也當于無過中求有過不可于

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拚一死擲一官忍謂之
過也乎哉

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
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旣爲宰相
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
父老欲畀使郡旣中止范純仁請置徃咎而愈
及私情微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禮
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
安石薨溫公方作相病中聞之藺呂申公曰介

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訶詈故相幾等兒童欲鑄秩奪誥沒產發尸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彌天卓錐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公巽奏實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據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才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夫海內才士誠國家藥籠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謂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縲鑣在臂鞚馬者逸之百步之

外而繩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士矣不然烏頭
重董苟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
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
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
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
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不謂當
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
曰論者嫌其銅臭宋神宗新用文富爲相自以
爲得人謂龐莊敏曰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

也公曰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
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
已有所利焉稍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
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
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
怨謗亦輕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日訪及諸君
若都朝政闕遺廢日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
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

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籠喻終無所益若光身
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
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
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
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核語
及光再拜咨白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度官
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于是請以
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
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徃徃皆以送

客時羅列于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
風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賓客少間
則必至于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
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啜茶多
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
客則病夫宰相彈壓百辟平章萬幾朝參而後
中中徃來却與賓客書札分他一半疲精神衰
體統滿門車騎則大濃尋常寒暄則大淡若欲
相榮光明必須痛除俗套蓋士風正則宜有吐

言言金 二八六九 十
哺之周公私謁多則宜有謝客之司馬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師廼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侵夜歸必備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陝西豪士劉

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荐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狄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卽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爲求于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狄武襄出于機不若范文正公出于誠要之駕馭英雄爲將相者如此俱少不得

宣和時傳忠肅公察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

言書錄
至燕山聞幹離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街
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
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
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
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苟有
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指印而還遣
勘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
上所使者歟

楊升庵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
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
益熾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
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
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
成三才戲語亦有理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
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
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
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

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
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
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
子第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夫大臣鑿
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僕隸窺伺于內甚
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
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
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豈
特宰相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爲

法

寶顏增訂讀書鏡卷之九終



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著

馮李沈元熙沈從先全校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下壺肅然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

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
米炭不措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
求助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
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
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
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
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
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於伊川猶溫嶠
之於卞壺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

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
則蘇罷輸攻程弛墨守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
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
與鄰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自
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
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
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
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

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
用溫公以當燕饗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
不笑然亦莫吾奪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餽飭
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
食矣

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
擲去之時議以此定其優劣浮屠師宗杲宛陵
人法一汴人相與爲友資皆豪傑負氣好遊出
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

礮浸灌至忘寢食過中原舟同舟下汴杲數視
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杲有一金釵
取投水中杲還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
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也以之水矣杲起整衣作
禮曰兄真宗杲師也交益密於虜世多詆浮屠
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
有如杲之能愛者乎且功名之事亦菜中金笠
中釵也世情擾擾我不敢望以管寧若回首風
塵豪傑自命則華歆之擲法一之投尚可救得

一半

今邊鄙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則又籌思他募愈多而其性愈橫而不可制此不知駕馭客兵之頭領耳獻帝記曰李傕時召羗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羗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羗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

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爲駕馭客兵之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

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譟浮畧同而不以爲非此何理耶

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爲得體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暮帷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表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秉揆大臣弼贊兵謀漏

讀言錄 卷之六 五
洩詔旨以至爲小臣所持仰干廷威削藉還里
語曰機不密則禍隨之其是謂歟雖然更有一
說昔鄭網爲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
宗有連詔從史歸洛從史辭洛乏糧請畱軍山
東李吉甫密譖網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洛堂殿
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
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網任宰相稍稍
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
勢軋內忌造爲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
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
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
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
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
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
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
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
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

生于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

容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惓惓盡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卽政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顛倒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卽人主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雖然亦非定論下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

詩書集 卷之二
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
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
口處人事直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
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亾
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
忽聞震雷遂失七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
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日手抉雲
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嗚呼陛下之

言典謨也軾歿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
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
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
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
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
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
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
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
勲勞唐玘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

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
闢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
功業皆以養氣爲第一義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吊
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吊不進而去
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
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
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
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

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吊感悟凶頑太
丘吊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鷓鴣懷以
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
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墮坑落塹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
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駕元施肩
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齋孝聞尹天民亦皆
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
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

仙尚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
然凡俗子胷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
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
病者獨有書耳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
文字之愚自上世漢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
山破荒以求聖賢之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
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
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福如

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
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
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
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
喙大叫如魚龍之陳前臬盧之方勝也陸游又
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
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
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
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

類皆可以洞見其人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
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
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
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
之誅然後知其刺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
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
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
之必如此方是誦讀文字法由後言之必如此
方是賞鑒文字法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
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
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
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卽展閱余嘗謂秀才時
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
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紘嘗謁晦庵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飯
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
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誅文公十罪林栗論先

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簌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

不曰詐不能也妻如淡泊者必爲濃艷人所疑檢束者必爲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

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
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
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
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
二丈卜鄰以其脩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
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十

跋

仲貞以高格文人家武水上日擁百城爲南
面樂於其結撰之暇取眉公讀書鏡與伯凡
爾侯及張君元弢盡紉魚亥而刻之詮次位
置蔚爲佳觀矣抑眉公不獨以是爲文字禪
惟其有之斯爲超乘耳若余撮囊無益惟當
作老蠹其間用蔡君謨玩茶故事可也至於
明鏡無臺更尋究竟則有仲貞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

卷之二

殷居士范明泰跋